

第一章

“我就知道你会来。”

安德鲁·科里安，那个被全国媒体称为“雕像师”的男人，脸上正挂着招牌式的微笑，自信满满中带着几分蔑视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并不是坐在位于西塔科[1]的联邦拘留中心这间冷冰冰的讯问室里，而是坐在自己位于普湾大的办公室书桌后。

“你当然知道。”艾略特说。

科里安强有力的手腕上戴着手铐，放在树脂桌面上，掌心朝上摊开手指，做出“请便”的姿态。艾略特坐到桌子对面的塑料椅上。

自从答应了蒙哥马利主管探员的请求，艾略特就一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。而科里安那副傲慢的态度，印证了他的担忧——他们不可能从“雕像师”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

“你怎么可能拒绝呢？”科里安继续说。“最后一次当英雄的机会，一次证明你赢了我的机会。”

“看来你最近光顾图书馆心理学书架的频率挺高呀。”艾略特将双臂交叠搭在桌面上，漫不经心地环视房间。

当年在FBI任职时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审讯室。中性色调，耐用家具，防弹磨砂窗上覆盖着不锈钢网，门外守着警卫，还有那面不能更典型的双向镜——镜后站着塔科马警局凶杀组的派恩警探和FBI探员凯莉·山口。

头顶的摄像头全程记录着审讯，以防派恩和山口遗漏什么细节。

科里安那双古怪的淡褐色眼睛——在刺眼的单调灯光下近乎泛黄——因艾略特的嘲讽而眯起，但大大的笑容始终未曾动摇。作为一个即将面临多项终身监禁的人，他看上去心情大好。

“我不用看心理学的书也能看透你，米尔斯。你的心理结构一点不复杂。”

“别总说我了，”艾略特打断道，“说说你最爱的话题吧——你自己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你为什么想见我。”

科里安靠回椅背上，粗糙的囚服布料沙沙作响。他活像漫画家笔下的恶魔形象：闪着油光的秃头，配上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范戴克式胡子。这个大个子男人在监狱里变得更壮硕了。更精瘦，也更强硬。他看上去像每顿饭都配着类固醇一起吃，并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耗在了健身房。可能他真的在练，毕竟坐等审判的日子里，本就没什么事可做。尤其当你被当场抓捕，而涉及的还是一连串跨越十五年以上的残忍杀戮与肢解案件时。

他说：“不是我‘想’见你。我说允许你探视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两个月里连来两封信？我们快成笔友了。别装了科里安，你就是想让我坐在这里听你详述自己有多么高明。听你吹嘘，时至今日你仍比我们所有人都厉害。”

科里安笑得更大了，说：“那倒不是唯一原因。”

“但准是主要原因。你他妈的压根没打算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。”

审讯室里一片寂静。厚重的隔音门外，各种杂音组成的交响乐正达到高潮：狱警的吼叫、电视机的噪声、囚犯的嘶喊、工业级管道系统持续的轰鸣、对讲机的嗡嗡声、钥匙的叮当声和钢门“砰砰”的关门声。

“你从来都不懂我，米尔斯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。”

“但你怕我。”

艾略特叹了口气。“不，安德鲁。我不怕你。”

他们从来没直呼过对方的名字。科里安回应道：“你应该怕的，艾、略、特。”

“净扯蛋。”艾略特刻意保持毫不在意且冷漠的语气。

他不想让科里安察觉到自己内心的紧张。“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叫来排演你的恶魔回魂戏码，那就是在浪费双方的时间。”他推开椅子，假装起身。

科里安靠回椅背，发出不耐烦的叹息，说：“该死。在你把我扳倒之前，就不能请我喝一杯吗？”

这般愤懑倒有几分滑稽。

“听着，是你，给我写信的。我没打算继续这段关系——如果你愿意称之为‘关系’的话。我不需要什么‘了结’。当牢门在你面前重重关上时，我早就了结了。”

这话倒也不尽然。和所有涉及此案的人一样，只有等到科里安受审定罪后，艾略特才能真正松口气。他想要那种确定感，确定科里安会被关在最高戒备的监狱里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一次又一次的庭审延期，早已把所有人都磨到心力交瘁了。

科里安竟恬不知耻地装出一副受伤的模样。这也不全是表演，身为一名精神变态，他自身的痛苦与挫败感，对他而言

是真实的。他漠不关心的，只有他人的痛苦。

“你有求于我，那就如你所愿。但请保持些基本的礼貌。来几分钟带智商的谈话吧，或者尽你所能接近这个标准。”

艾略特面无表情地打量着他，说：“行吧。但我没时间跟你耗，如果你有话，就赶紧说。”

科里安靠在椅背上，嘴角微扬。“秋季学期情况如何？他们找人接替我了吗？”

“噢，没人能接替你！”

“确实。”科里安对这句讽刺只是咧嘴一笑。“老罗近来如何？我读了他的书。细想起来，还挺讽刺的。六十年代激进分子的独生子，竟加入了FBI。”

“是啊，讽刺得很。寒暄结束了吗？”

科里安的笑容渐渐消退。“行，问吧。”

“截至目前，从你位于黑钻石市[2]的房产地下室里已经挖出了十六具尸体，这让受害者总数达二十三名。就这些吗？人头数准确吗？或者说，还有更多？”

“人头数。”科里安的笑容纯粹是梅菲斯特式[3]的。部分是在表演，部分则是纯粹的.....邪恶。

这是一个老套的概念，但面对这样的人，从技术上——应该说，法律上——算心智正常，却又冷酷无情、毫无悔意的掠食者，还能怎么形容他？或许问题出在法律体系对“心智失常”的定义上，但更大的问题在于：一旦这种怪物被识别、被抓捕，社会究竟该如何处置他们。成长过程让艾略特认定死刑是野蛮的，是文明社会里不可容忍的存在。但将怪物们集中存储起来，当真是更好的方案吗？

“既然你提到了，”艾略特说，“你把受害者的头都弄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这个问题有意思。你猜为什么有些尸体被埋了，有些却成了雕像材料？”科里安也很清楚，他们此刻有观众，有人，也有监控设备。

“猜不出来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从来不懂你。为什么只针对年轻男性？你又不是同性恋。为什么从不对女性下手？”

“那样有什么意思？再说，我喜欢女人。”没等艾略特接话，科里安又说：“轮到我发问了。你觉得为什么所有尸体都是无头的？”

一场博弈。对科里安而言，这不过是又一场博弈罢了。“为了增加辨认受害者身份的难度。”

科里安微微歪头，似在思索。“我也在想。或许吧，至少部分原因是这样。但你学过历史，你应该懂得其中的可能性与先例。”

在此之前，仪式化食人的推测确实已经在艾略特脑海出现过，可此刻胃部仍恶心得直翻腾。

科里安看着他说道：“你既感到恐惧，却又被吸引。”

“更多的是不安。我关心的是那些家庭。他们有权知道，自己失踪的孩子是否在你的受害者之中。”

“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权利。毕竟，如果不是父母失职在先，孩子也不会失踪了。”

“是的，没错，”艾略特说，“这些小伙子被绑架并杀害，成了你的……艺术品，都是父母的错。你是否保留了什么记录方

法或系统，能让你在多年之后仍然能辨认出遗骸？”

“什么遗骸？谁说还有遗骸？”科里安咧嘴笑着。“物尽其用，不浪费。”

艾略特强忍着情绪，目光平视，面无表情。“我指的是先前提到的十六具从你的地窖里挖出的尸体。你有办法辨认吗？”

“这是在谈条件了，”科里安说，“你我都很清楚，你根本没资格跟我做交易。”

“那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”艾略特指向铁丝网覆盖的窗户。“有什么意义？”

科里安假装深思，说道：“好几个原因。首要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出现在这儿，准能把你的男友气到原地发飙。塔克·兰斯探员。”

这王八蛋说得没错。

“好吧，”艾略特平静道，“你现在尽情嘲笑吧。但等陪审团听完所有证词，笑柄就落到你身上了。到时候想谈条件都来不及了。”

科里安的眼睛闪着寒光，说：“你不问问为、什、么吗？为什么我会这么做？为什么我要杀他们？”

“我知道为什么。你是个病态的狗东西。”

这是真的，至少某种程度上是。但即便艾略特很清楚自己永远无法理解科里安的脑回路，有时还是会忍不住去想，去琢磨“为什么”。那些受害者家属当然更渴望真相，想要一个解释，想要让这一连串悲剧可以被理解。

这种事怎么会发生？

还有比深爱的至亲惨遭随机暴力更惨的事吗？

恐怕没有。但纵使能理解一名连环杀手的病态心理，面对下一个凶手时，仍要从零开始。至少在预防层面上是这样。

抓捕又是另一回事了，而在这个案子里，抓捕已不再是问题。

科里安的嘴角不屑地翘起说：“这不像你的水平。”

“是吗？可这就是事实。原因不重要了。”艾略特站起身来，椅子在地面刮出刺耳的声响。

“你要走了？”科里安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。

艾略特转过身，又回头看他一眼。“是啊。有事要办，有地方要去。我没兴趣给你的精神失常辩护排演当观众。既然你不打算告诉我任何我不知道的事……”他耸了耸肩。

科里安不习惯被人中途离席，他勉强挤出笑容说：“你确定吗？”

艾略特笑了笑，朝门口走去。

当他按下门铃时，科里安开口了。

“米尔斯，之前说的，我指的不是你害怕我这个人。”

守卫打开了门。艾略特最后瞥了科里安一眼，说：“当然不。是你在担心我的因果回报。”

“不，”科里安咧嘴一笑，那笑容比以往更显魔鬼，“不，你应该担心的。但不是担心我。我的任务，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”艾略特回应道，“等着接受我们为你准备的退休福利吧。”

* * *

“他心情不错。”警卫说着，伴随着“咔嚓”一声，审讯室的门在身后沉重而决绝地关上。

这名警卫大约二十五六岁，中等身材，肌肉结实，带着少年气。要是科里安能意识到的话，这正是他喜欢的类型。

“从没这么开心过，”艾略特附和道，“谁不喜欢有人陪呢？”

等他来到观察室，负责将科里安绳之以法的跨部门专案组副组长山口探员——塔克的副手——早已离开，想必是急着回西雅图分局向蒙哥马利主管探员报到，并送上那句早就准备好的“我早跟你说过！”。

这么认为的人，不止她一个。

“纯属浪费时间。”派恩警探评价道。他和艾略特早有芥蒂，但这一次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。派恩个头不高、肤色黝黑且雄心勃勃，比艾略特年轻几岁。年轻到相信一切尽在掌控之中，也年轻到相信“掌控”这种东西真的存在。

“确实如此。”艾略特附和道。

“你觉得他为何如此急切想见你？”

“他寂寞了？”

派恩冷笑了一声。“也可能是你那特殊的谈话技巧。你第一次起身要走的时候，我差点把咖啡喷出来。”

“反正从他嘴里抠不出半句实情，我还不如真走了。”

派恩耸耸肩说：“你至少开启了对话，或许还是有价值的。”但从派恩的语气听来，他并不相信。

“也许吧。”艾略特也不信。

片刻后，两人走向停车场时，派恩问：“你觉得他是真的打算供出自己有同伙？”

迈出大门简直是一次新生。呼吸到新鲜空气，阳光落在脸上；艾略特几乎已经忘了拘留室里那种特有的陈腐消毒水味，带着金属气息。这股浓郁的化学味道是用来掩盖那些汗味、尿味，以及太多人被塞进小空间里太久，必然散发出的难闻体味。

派恩接着说：“那一定就是他所谓的‘我的任务，已经结束了’的含义，为什么偏偏现在才打出这张牌？”

艾略特摇了摇头。现在才走出这一步棋确实为时已晚。但科里安向来自成一套，博弈的规则都是他边玩边定的。“弟子？门徒？谁他妈知道？”

“那倒是。杀人狂魔。”派恩低声骂了一句。

科里安确实是个怪物，如果能不再直视他那双如老虎般诡异的眼睛，艾略特将求之不得。但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奢侈的资格，去拒绝科里安的邀请，毕竟还有那么多痛失亲人的家属在等待答案。

周三并非拘留中心的常规探视日，位于斜坡上的停车场空荡荡的。艾略特将车停在一棵枝条稀疏的枫树树荫下，树叶在

九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泛黄。

“他不可能做无罪辩护，”派恩说，“我们铁证如山，他怎么可能以为——”

“得了吧，他肯定不认罪。”艾略特几乎要被派恩的天真打动了。“被告永远不肯认罪。他的律师早就铺好了以‘精神失常’为由为他作无罪辩护的路了，还会不停在法庭上传唤证人，以证明他疯得一塌糊涂。他确实是疯了，只不过在法律层面上不算。至少目前不算。所以，没错，我认为他极可能打这张牌。他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？”

什么都没有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包括科里安自己。

派恩简短到：“下午简报会上见。”

艾略特挥手告别，径直走向他的银色尼桑350Z。

派恩突然停步，转身喊道：“米尔斯。”

正要解锁车门的艾略特抬头望去。

“如果他没说谎，真有同伙……”

艾略特点头。“嗯，我也想到过这个可能。”

[1]SeaTac，位于西雅图郊区的小城，得名于市内的“西雅图-塔科马国际机场”，西塔科即西雅图和塔科马的混合简称。联邦拘留中心（Federal Detention Center）坐落于此。

[2]Black Diamond，华盛顿州金郡下属的一座小城。

[3]Mephistopheles，西欧传说故事《浮士德》中反派恶

魔的名字，常被人用来形容狡猾、邪恶又擅长戏弄的人。

第二章

艾略特系安全带时，手机响了。他本以为是塔克来电，可来电显示却是父亲的照片。

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，那时罗兰的头发和胡须尚未变白。照片里的罗兰戴着圆框眼镜，镜片后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审视目光，仿佛他正在撰写一篇关于人权侵犯的重磅论文，却遭到打断了。事实上，他只是单纯不喜欢被拍照而已。

艾略特伸手接起电话道：“嘿，爸爸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明天的晚饭我去不了了。”

他们依然会在每周四共进晚餐，这个传统从艾略特离开FBI回到普湾大任教时开始。但这个周末，塔克要出城探望不久前找到的生母，艾略特希望在他出发前，能有些二人世界的时光。毕竟以两人日程来看，有质量的相处弥足珍贵。

“没关系，儿子，”罗兰说，“我打来是想说周一的听证会。”

“听证会？”艾略特茫然问道，他的思绪还停留在与科里安的见面上。

“你应该担心的。”

像是在操场上小朋友之间的恐吓，对吧？你最、好、快跑！科里安在撒谎。他必定是在撒谎。从未有任何物证或行为迹象表明他有同伙。再者，科里安压根就不是那种能跟别人合

作的类型，很难想象他会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秘密。

除非.....他确实喜欢有个观众。

“诺比的听证会。”罗兰以少有的严厉语气打断了艾略特的思绪。

或者说，以前很少有的严厉语气。经过夏天那一系列事件之后，艾略特与父亲的关系变得紧张。他们依然每周共进晚餐，但也就仅此而已——而其中不少餐宴让艾略特饱受胃灼热之苦，那不是罗兰的厨艺造成的。

“是的。抱歉。听证会。”

“你到底要不要为他说句话？”

艾略特心头一沉。罗兰此前提过一次，艾略特当时表示自己无法为奥斯卡·诺布作证——这个人是父亲昔日的革命伙伴。罗兰虽未争辩，但艾略特早该知道父亲只是在等待时机。罗兰·米尔斯从来不是那种会悄无声息退场的人。

“爸，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对此的感受了。”

罗兰几乎没等他说完就吼了起来：“你知道这事有多重要。你一句求情的话，就能决定诺比是缓刑还是继续坐牢。”

艾略特闭上眼睛，强压着内心的不耐烦。“咱们能晚点说吗？我正在处理别的事情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你就是在拒绝我。”

“不是。我只是——我现在不想争论这个。”听见自己说出“争论”二字，他不由得皱起眉头。不管早谈还是晚谈，他都绝不可能同意为奥斯卡·诺布求情。

罗兰也看出了这个结论。“你的同情心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“爸。”

“监狱会要了他的命。他不属于监狱，你心里清楚。”

是的，艾略特很清楚。对科里安来说，关监狱是错误的解决方案，对诺布同样如此。根本不存在好的解决办法。他坚决反对父亲对此的计划：罗兰在自家房子重建期间，搬去了诺比的农场住，并帮他重新回归生活。

艾略特凝视着那灰色水泥筑造、占据大半天际线的监狱高墙，有五百多名——一千的一半——囚犯被囚禁在这座混凝土堡垒里。“他不太可能被判入狱。汤姆·贝克的辩护做得很好，况且诺比已服完部分刑期。就算真要关押，顶多是去那种最低——”

“讲真吗？！”罗兰激动时一靠，即便平静时——他也总会不自觉地用起六十年代的俚语。“孩子，你对司法系统可真有信心啊。但那个明明年事已高又病入膏肓，却被联邦政府认定为‘高逃亡风险’而拒绝给予保释的人，不是你。”罗兰是个永不言倦的维权斗士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也难怪他的朋友们如此爱戴他。而他的敌人，四十年后也依旧是他的敌人。

“我知道，我并不是说——”

“当然，受影响的既不是你的生命也不是你的生计。”

尽管极力克制，艾略特的声音还是提高了八度：“天啊，你难道忘了——”

“你老子我什么都没忘。我从一开始就在场，记得吗？不是你。要是诺比想弄死我们中的任何一个，我们早就死了。那场冲突都是被你和你的男、朋、友挑起的。”

“男朋友”这个词被他刻意地强调，并不是出于对艾略特性取向的敌意。罗兰选择用这个词已经很委婉了——他本想用“风暴突击队[1]”、“褐衫军[2]”，甚至六十年代的“条子猪”这类词。不知为何，对于夏天发生的那些事，尽管塔克只是旁观者，但罗兰的怒火很大一部分都落在了他身上。如果接受罗兰的叙事角度，挑起冲突的人其实是艾略特。

艾略特短促地倒吸一口气，将气话咽回肚里。他爱父亲，搬回塔科马最美好的收获，正是与父亲的重修旧好。去年夏天之前，他们的关系比多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亲近。而过去几个月积累下来的隔阂，重重地压在艾略特心头，他绝不能再说错什么，导致彼此间的裂痕加大。

他低声谨慎地说：“爸爸，我们意见不会统一的。这次我不能违背良心去做你希望我做的事，很抱歉。如果有其他我能帮上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尽全力。”

“真贴心啊，”罗兰说道，“可惜，你拒绝了唯一能帮上忙的地方。”

他挂断了电话。

艾略特呆呆盯着手机，盯了片刻，然后把它扔到副驾驶座上，拧动钥匙，发动了车子。

* * *

安德鲁·科里安的旧居是一座英式都铎风格的所谓“乡村别墅”，坐落在黑钻石市一座乡村风格社区的十二英亩茂密森林之中。

这座价值百万美元的房产毗邻索耶湖[3]，可饱览雷尼尔山

与喀斯喀特山脉[4]的壮丽景致。不幸的是，科里安正是在此获得灵感，犯下谋杀罪，而湖泊很可能被他用来遗弃部分受害者的尸体。

艾略特将车停在宽阔的林荫道旁，下了车。此时正是午后，秋日阳光炽热，但空气中弥漫着新割青草和松柏的清甜气息。一块红蓝相间的“待售”牌子立在通往典雅木质双门的砖砌步道旁，被一阵微风吹得摇摆。他从未来这座宅子参加过任何应酬，却看过在这里拍下的无数张犯罪现场照片，也曾在取证人员完成工作后，陪同塔克进行最后的彻底检查。

今天，他关注的并不是宅邸本身。他绕到后院，仔细观察草坪、花坛和外围的棚屋。法医人类学家已用激光雷达扫描仪等遥感技术对全院进行过探查，既未发现可疑痕迹，也无任何线索。然而.....

如果有人说艾略特有感知气氛的能力，他会觉得很好笑；但这地方的气氛，确实令他心神不宁。

父亲会说这里有“不祥之气”。

如果发生在那些深色木框和白粉墙壁之内的二十多起凶杀案，都不足以制造出所谓的“不祥之气”，那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达到这种效果了。

一只鸟儿鸣唱了几声，骤然中断。艾略特在寂静中聆听。

此处房产确实静得离奇，极其隐蔽。广阔的土地与参天古树，构筑起科里安的隐秘堡垒。考虑到许多连环杀手都在拥挤的都市里完成其血腥行径，科里安能行凶多年而不为人知，倒也不足为奇。

离他最近的邻居是埃迪和吉娜·霍普，一对年迈的夫妇，他们的度假屋位于东面那片树林后；还有一位中年寡妇，常年居住在一英里开外的道路尽头。

假如说有人目击或听到什么，那人最有可能就是康妮·福斯特，但在专案组询问她时却毫无收获。

他回过头来继续研究这座房子。这并不是他喜欢的风格——太新，太张扬——但按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，那确实是座漂亮的建筑。

从表面上看，科里安拥有一切：身体健康，财务自由，有一份看似令他满意的终身教职，还有追求辉煌艺术事业的闲暇，社交活跃。到底是内在，还是外在缺失了什么，才会把他推向连环杀戮？

操控、支配、控制。这些是关键词。每个连环暴力犯罪者都试图弥补自身的缺陷，带有强迫性。但表面看来，科里安毫无缺陷，即便把缺陷纹在他健硕胸膛上，他恐怕也认不出来。

那究竟是什么呢？

婴儿阶段缺乏抚慰？小学时遭受霸凌？青春期遭遇虐待？这又是老生常谈的“先天还是后天”之争了。无人真正知晓，是什么塑造出一个魔鬼。

说到底，这真的重要吗？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不可能理解科里安杀害二十多人的动机。

艾略特继续沿着外围查巡。高空中，一架飞机无声地掠过万里无云的蓝天。

科里安选择将受害者埋在自家地窖而不是附近树林里，这个做法耐人寻味——或者说令人不安。如果有人将尸体掩埋在树林里，他还有机会辩解称——

左侧灌木丛有什么东西在动，艾略特的思绪因而被打断。他

的心猛地一跳，立刻伸手去摸格洛克手枪——可见他此时有多不安——随即才想起那把枪正锁在家中的地板保险箱里。作为一名离职时记录良好的前FBI探员，他有持枪行动的特别许可，但通常不会带武器出门。无论全国步枪协会[5]如何鼓吹，枪支出现在教室里，都不合适。

然而在今天得知科里安可能有同伙后，他或许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了。

并不是每一个潜在威胁都需要火拼——眼前这只从灌木丛中钻出来，在几步之外警惕地盯着他的狼狽小狗，便是证据。

艾略特放松下来，觉得自己有点可笑。他的心跳仍在剧烈起伏。“嘿，狗狗。”

那只狗呜咽了一声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了两步，又夹着耳朵退了回去。它看起来像是某种边境牧羊犬，毛色混杂着黑、柔灰与白色，眼睛是极淡的蓝。这种花色有个专有名词——蓝陨石[6]。

这只狗看起来像野狗；即便浑身脏兮兮毛发打结，他也能看出它骨瘦如柴

科里安有养狗吗？这只动物是否在执法部门和辅助机构的频繁出入中走失，只能自生自灭？

“过来，小伙子。”他伸出一只手。

狗呜咽着，压低身子凑近他，尾巴疯狂摇摆。焦躁中带着几分亲昵。

“好小伙，”他凑近观察，“呃，是姑娘。”她戴了项圈？看不清，而且她似乎太害怕，他也不敢贸然去伸手。

狗仍呜咽着，将鼻子凑向艾略特。

“乖女孩。”她冰凉湿润的鼻尖小心翼翼嗅着他的指尖。

他跪下时，狗吓得窜开几步，退开到安全距离外停住。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

狗盯着他，从鼻尖到尾巴都在发抖，却没有再试图靠近。

“随你。”片刻后，艾略特起身。

狗猛地窜回灌木丛，艾略特耸耸肩转身离开。

他对一间散发着化学品与肥料气味的花园小棚屋观察了一番，又看了看与老宅一起建起的方形木构车库。那栋老宅于二十年前被拆除，然后在地基上建起了这座半都铎风格的新住宅。

他隐隐觉得，这里可能有暗室或地下隧道——这大概是对南方种植园的蓝图和“地下铁路[7]”的历史过于熟悉的后遗症——但无论是从建筑结构还是地基来看，这些建筑似乎都不存在什么隐秘之处。

车库空空荡荡，只有两个大号的塑料垃圾桶，科里安的车已被扣押。那些常见的家用工具——锯子、锤子、镰刀——都被作为证据收走了。

他关上车库门，打量着车库与主宅之间的距离。在他右侧的某处，仍能听见狗在灌木丛中潜行的窸窣声。

一切看似如此正常，却令人毛骨悚然。阳光下窗户闪闪发亮，草坪修剪得整齐翠绿，花坛除草后井然有序。这都说明房产公司在竭力掩饰一个事实——他们正努力脱手一栋鬼屋。

不过价格倒是合适，挂牌价只有这栋房产实际价值的一半。

即便科里安没有用食人暗示来戏弄艾略特，这些年里，他也必须处理大量的物证。为何不全埋进地窖？那间宽敞的地下室明明有足够空间。

况且，占有欲是科里安的一大癖好。夺走受害者的性命还不够，他还想占有并掌控残留的躯壳。一部分尸体被用于科里安的雕塑创作，大多数则埋在地下室。

除了头颅。受害者的头部都被割下并处理掉了。

它们如何被处理又藏匿何处，以及为何被弃置，至今仍是个谜。

最初的推测认为，科里安试图掩盖受害者的身份，但在艾略特看来，这根本站不住脚。首先，科里安狂妄自大，认为自己绝对不会被抓；其次，除牙科记录外。还有其他鉴定手段，科里安不可能不知道DNA鉴定。

不，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

尽管他觉得其可能性非常非常低，但如、果、真的存在一个同伙，科里安是否将受害者的头颅赠予了这位神秘同伙，作为其完成任务的血腥奖品？

这么一想，没吃午饭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。

艾略特正凝望着草坪尽头骤然升起的幽暗密林，陷入烦乱的思绪中，突然听见一声尖叫。

霰弹枪的爆响撕裂了寂静——伴随着像是人发出来的骇人惨叫。

随之而来的死寂更是令人不寒而栗。

艾略特立刻朝房屋前方狂奔，转过拐角时，他那只重建的膝盖传出刺痛，发出警告。

他花了点时间才辨认出那个穿着宽松、毫无版型的法兰绒衬衫和牛仔裤的人影，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。他的第一眼印象是：一撮杂乱的棕色头发，棱角分明的五官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艾略特喝问。

如果她是从公路那边来，应该会看见他的车，但她听见声音时猛然一惊，那种反应是真实的惊恐。

她转身将霰弹枪对准艾略特。

[1]storm trooper，既可以是纳粹德国的军事组织（译名“突击队”），也可以是科幻影视巨制《星球大战》中的反派部队名称；根据系列第二部《公平猎杀》中曾一并提到《星球大战》的“邪恶帝国”，因此统一翻译为电影中的“风暴突击队”。

[2]brown shirt，德语正式名为“Sturmabteilung（冲锋队）”，是希特勒于1923年创立的武装组织，因其成员穿黄褐色卡其布军装，因此别名“褐衫军”。

[3]Lake Sawyer，位于黑钻石市的一处自然淡水湖，风景优美。

[4]Cascade Mountains，贯穿美国和加拿大，位于北美洲西部的一条主要山脉，美国人一般指其位于华盛顿州的“北喀斯喀特国家公园”。

[5]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，缩写为NRA，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民权组织，鼓吹持有枪支用作自我防卫是每个美国公民应该享受的公民权利。

[6]blue merle, merle是狗的一种毛色特征，表现为同一色彩深浅不一的斑点，其中黄白褐组合被称为“红陨石”，而黑白灰组合就是“蓝陨石”。

[7]Underground Railroad, 19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，旨在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。

第三章

“哇哦，”艾略特举起双手，“冷静。”他以前中过枪，绝不想这么快就再体验一次。

“你是谁？”枪一直对着他。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艾略特·米尔斯。我正以顾问身份协助FBI和塔科马警局调查‘雕像师’谋杀案。”尽管心脏跳得快要冲出胸腔，他仍保持声音低沉平稳。“如果允许我摸后裤袋，我可以出示证件。”

“不、许、动！”她警告道，他那只刚放下一半的手立刻停住。

发现邻居竟是连环杀手，任谁都会神经紧绷。

“好，我不动。”

“这是私人地产。”

“是的，我清楚。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？车道上那辆车是我

的，你可以记下车牌号报给当地警局。找沃尔局长，他认识我。”

她看起来反而更怀疑了。“那我该怎么操作？”

“要手机的话，你可以用我的——”

“我说了别动！”

他根本没动过，此刻连呼吸都屏住了。

漫长的沉默过后，她突然瞪大眼睛，舔了舔嘴唇，慢吞吞地说：“嘿，我认得你。你上过电视。”

“是。”很不幸。

或者说，此刻倒也幸运，因为她又瞅了他片刻，皱着眉头思索后，终于放下了武器。

艾略特缓缓放下双手，心脏仍在胸腔里狂跳不止。没有什么比突然遭遇致命武器更能让人血脉贲张了。

“你就是终于逮到他的那个人。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抱歉用枪指着你。但我一个人住在这荒郊，女人嘛，小心一点总是不错。”

“你是康妮·福斯特？”艾略特猜道。“那条路一里开外的农场是你的？”

“没错。”福斯特的棕色眼睛打量着他，戒备中带着好奇。

他忍不住追问：“你为什么开枪打那只狗？”

福斯特的脸色沉了下来，说：“总比让它活活饿死好，或者好过把它关进收容所，和一百条又脏又怕的流浪狗一起等着被安乐死。它已经在这附近游荡一个星期了，昨晚还袭击了我的山羊。”

“这样。”

他语气平淡，但她似乎察觉到他的不满，说道：“总有人把宠物丢到这儿来。他们以为家养宠物能突然回归野性，从此自力更生。根本不可能。”

“不能，我知道。”在法律上，她有权猎杀这头觅食的野狗，但这件事让他不舒服，大概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把猫狗当家人的家庭里。在郊区，狗根本不会威胁有价值的家畜。

“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福斯特问道。“可以透露吗？”

“我想，或许四处看看的话……”说实话，他自己也不确定为什么非要亲眼看看这地方。来这儿纯属一时冲动，而他向来不是冲动的人。

但康妮·福斯特点头表示她理解。“是啊，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”

“你们当邻居多久了？”

“七年。我总觉得他家里一定有什么事，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。没人知道。我猜是毒品或性交易。要是真那样倒好了。”她突然笑出声。“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。你看，电视剧里邻居总说某个连环杀手是很安静、很好相处的人？他不是。科里安不是，他是个烂人。”

“怎么个烂法？”

“他总能找茬，以当烂人为‘乐’。通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比如封掉那条旧路。你肯定听说过这事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以前这附近的人都去那片树林砍圣诞树，但他把路封了。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。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在意隐私了。”

没错，那片树林。这并不是什么新线索。他们曾用搜尸犬对树林进行过大规模搜查，却一无所获。一方面是因为范围实在太太大，科里安的地产毗邻州属和联邦土地；另一方面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人相信那里能找到什么。

“但愿他有好好享受这份安宁，”艾略特说，“往后，隐私这东西就要跟他永别了。”

福斯特发出刺耳的笑声，朝身后高耸的宅邸点头，说：“房子挂牌出售了，但我敢说没人会买，至少在很长很长时间内。这附近的人都叫它‘杀人屋’。再说了，记者们还在这一带出没，四处打探。有天晚上，居然有个傻逼拿相机拍我在按摩浴缸里泡澡的照片。”

山羊、按摩浴缸、连环杀手，真是有趣的小社区。

“我明白那有多烦人。”他也深有体会。自从科里安被捕后，他引来的媒体关注，早已超出常人的承受极限。

“我开始还以为你也是那些人，”她出乎意料地露出狡黠的笑容，“本想把你吓跑的。”

天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她刚才确实被吓坏了，这一点他确信无疑。当然，也不是只有她害怕。

她仍在打量着艾略特。“新闻里说的那些事，就是他做的那

“些事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大部分是真的。”

“警察始终没找到受害者的头？”

“没找到。”

她打了个寒颤。“我敢打赌他把头都扔进湖里了。”

“这个推测相当靠谱。”

这确实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。或许不是索耶湖，因为警方已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前往打捞，却一无所获。不过，很有可能是当地的其他水域。

“或者他把头做成了门挡。”那张脸又闪现出狡黠的笑。他怀疑她左眼是玻璃眼球。在阳光照射下，她的右眼瞳孔有收缩，左眼瞳孔却始终保持放大。

他没接这句地狱玩笑，问道：“科里安有很多朋友吗？”

福斯特想了想，说：“他经常办派对。”

“他有固定访客吗？”

“我没见过他带女友回来，也没见他跟哥们儿混过，如果你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也没特意注意，一向不爱多管闲事。当然，正因如此，他才能杀了人还不被发现，不是吗？”

艾略特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。爱管闲事的邻居固然是一道防线，但高墙和隔音设施功不可没。

“你知道吗，”福斯特突然说道，“倒是有个人常来他家，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朋友。他是科里安家的园丁。不过我知道

他还帮科里安干些零活，例如劈柴、在夏天清理灌木丛之类的。也算是个固定上门的人了。”

艾略特的希望又燃了起来。这确实是新信息。“敢问你知道他的名字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连长相都记不清了。就.....普通白人，二十多到三十岁出头吧。我记得他头发是棕色的，他开的卡车上印着公司名。”

“你还记得公司名吗？”

福斯特露出歉意神色。“不记得了。是辆白色卡车，车斗里放着工具和割草机。或许哪天会想起来，不过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。房产中介又雇了个新的园丁。”

“那原来的园丁，就是科里安家的园丁，是固定每周某天来吗？”

科里安的地产上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，但安在主干道路口交通信号灯上的摄像头，或许曾捕捉到什么。能拍到车牌就好了，不过还是别抱太大希望。

“每周四？他其他时间也来过，但我觉得周四是他的固定上门日。”

“他还给这附近其他人家干活吗？”

她耸耸肩。“没注意过。反正肯定不给我干活。”

“你还记得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吗？”

“不记得，完全想不起来。”

艾略特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她。“要是你想起公司的名字

——或者想到任何可能有用的线索，任何线索都行——给我打电话。”

福斯特面露疑虑，但还是把名片收进了口袋。

* * *

“我父辈的父辈血洒在这条路上……”

伴随着“内战”组合演唱的《我父辈的父辈[1]》，艾略特沿着绿荫掩映的土路驶向主干道，这时，手机响了。

他警觉地瞥了眼屏幕，以为又是罗兰打来跟他掰扯的，结果屏幕上闪现的是塔克的照片。艾略特伸手接起电话。

“嘿。”

“嘿，”塔克用那熟悉的低沉男中音说，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刚离开科里安的旧宅。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塔克说：“行，去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自己也说不清。我现在正往塔科马赶。”

“我们还有简报会——”

“我没忘记简报会。”

塔克不满地哼了一声。他并不乐见艾略特参与进这个案子，尽管他已经竭力掩饰——他确实努力了——但情绪还是藏不住，且总是表露出来。

他语气平静地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艾略特酸溜溜地说：“山口没跟你汇报吗？”

“嗯，她说了。我关心的是和他对话后，你的感受。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塔克的声音里洋溢着对艾略特的关切。这种程度的关心，这种情感上的坦率，即便两人已经在一起十一个月了，依旧让艾略特喜出望外。

“确定。虽然谈得不太愉快，我也不想再回去，但我真的没事。”

“回去？”塔克放慢语速重复道。

“这只是序幕，科里安只是在热身。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塔克说：“等你回来再说，路上小心。”

“嗯，你也保重。”艾略特回应。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：我爱你。

“一如既往。”塔克挂断了电话。

[1]My Father's Father，美国当代民谣二人组合“内战”的原创歌曲。

第四章

“差点就迟到了。”塔克一边说一边扶着会议室的门，放艾略特进来。

艾略特并没有迟到，而这话从一个将“准时”定义为开幕前两分钟—有时又拖到快谢幕了才出现—的人嘴里说出来，着实讽刺。但艾略特克制住自己，只简短地回了句：“堵车。”

两人第一次相识，是将近三年前，在西雅图的外勤办事处，当时两人都是探员。后来又因为“雕像师”案，他们重新有了交集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，艾略特参与此阶段的调查，仿佛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。但有些巧合，是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。塔克肯定是如此认为的。

塔克身材魁梧，是那种一出现就会被注意到的类型。宽阔的肩膀，厚实的胸膛，强健的四肢。魁梧而不臃肿。粗壮的骨架上没有多余的东西，除非把雀斑算进去。他身着价格不菲的定制西装，凸显了他的体格与权威感。今天这一身是范思哲黑色双扣翻领外套，搭配灰色丝绸领带与挺括的白衬衫，与他的红发蓝眼相得益彰。

塔克那双联邦蓝[1]的眼睛与艾略特的对视，人却一言不发。

艾略特明白他的意思，甚至很谅解。这是塔克的主场，而艾略特就像那个逢年过节时被妈妈硬拉来做客的外地表亲。在塔克看来，艾略特加入专案组，纯粹是因为主管探员特丽莎·蒙哥马利坚持要他露面。仅此而已。

而在艾略特看来，他其实也没什么选择。

他一边点头致意、低声寒暄，一边在长会议桌旁坐下。其他人早已准备就绪，文件摊开放在红木桌面上，一个个都在偷

偷查看手机信息。墙上悬挂着约翰·埃德加·胡佛[2]的肖像照，坚毅的目光俯视着整个会场。

“要水吗，米尔斯教授？”山口探员问道。

“谢谢。”

山口把水倒入一个透明塑料杯里，推到艾略特面前。

塔克的这位副手很年轻——二十五岁上下吧——面相上甚至更显小。她剪着经典的波波头，身材像体操运动员那样精悍。山口想法和塔克一样，认为平民——即便曾经当过探员——也不该介入这桩重大案件。而塔克的反对理由——至少他是这样给出的——则源于私人：他和艾略特正处于恋爱关系。他既担心艾略特的安全，也担心案件压力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感情。

山口担心的只是案子本身。她不信任艾略特，觉得他会把调查搞砸。换作艾略特站在她的位置上，或许也会这样觉得。

不管怎样，艾略特并没有强行介入。这次请求来自高层。而是否加入专案组，对他来说也不是个轻松的决定。尤其当他很清楚塔克对此的态度时。

除了FBI和塔科马警局外，这个多部门联合专案组还包括金郡治安官办公室的代表、黑钻石市警局局长卡莱布·沃尔，以及皮尔斯郡检察长约翰·马奎西。全员到齐，而从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看来，这次的会议不会太轻松。

艾略特由此判断，山口——也可能是派恩——已经把科里安的重磅消息抛出来了。

会议室门“哐当”关上后，塔克径直走到会议桌首座坐下，说道：“开始吧。”

马奎西开门见山道：“我认为，在听取米尔斯教授与科里安

会面的报告前，任何讨论都没有意义。”

众目如炬转向艾略特，他开口道：“我想你们都听说了，科里安暗示自己有同伙？”

“这个说法可信吗？”

“不可信。绝对不可能。”山口替艾略特回答。

“我同意，”派恩接话，“但，”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，他勉强补充，“我认为还得像追查任何线索一样，跟进此事。”

“什么线索？”山口再度发问。“我们都清楚，科里安抛出这个只是转移视线。烟幕弹罢了。他是想借此进一步拖延审讯日期。”

艾略特说：“我也认为他确实把这当成谈判筹码，没错。但——”

“恕我直言，米尔斯教授，你既非侧写师，也非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。”

他们就这样进入状态了。艾略特暗自叹了口气，语气却依旧保持平淡，说：“就算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也明白科里安一反常态的配合，背后肯定藏着某种现实目的。”

山口刚想开口，马奎西抢先一步问：“我们有录像带吗？或者别的拍摄形式？能不能让我们亲眼看看这场谈话？”

“有。”塔克站起身，把房间的灯调暗了。

说来也怪，一屋子人里，艾略特唯独能闻到塔克身上的须后水味。那是一种很性感的混合香气，皮革、白木、肉桂，再加上一丝异域风情的味道和柑橘的清新。

那场谈话意外地短。艾略特当时感觉自己仿佛和科里安一起被关了好几个小时，但实际上，整个会面连二十分钟都不到。沉默比他记忆中的要多，而科里安当时那种冷静而持续的注视，面谈时他倒没觉得有什么，此刻却让他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“这……太具干扰性了。”塔克重新打开灯时，马奎西低声说道。他转向艾略特问：“他说你应该懂得其中的可能性和先例，这话到底在暗示什么？”

“是同族食人？还是异族食人？[3]这很难说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科里安的完整侧写。他是一个罕见的例外：一个从不愿谈论自己和作案经过的罪犯。如果你是想问，他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至少对部分受害者，有过某种仪式性的吞食行为，那答案是肯定的。”

马奎西重重地靠回椅背上。“上帝啊。”

派恩警探一直在啃一个看起来很不新鲜的甜甜圈，这时猛地把它放下，扫开撒落在案卷上的糖霜。

“还是那句，恕我直言，这只是你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猜测而已。”山口说。

“没错。”艾略特的目光飞快地扫向塔克，对方依旧面无表情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
“媒体肯定爱死这消息了。”马奎西语气苦涩。

“媒体不会得到任何消息，”塔克说，“至少现阶段不会。这件事不会泄露给专案组以外的任何人。”

“他这是在威胁你。”沃尔局长对艾略特说。他四十多岁，天生就是干警察的料，相貌俊朗，待人亲和，能力也强。尽管辖区内曾潜藏着一名连环杀手，闹出不小的风波，但他居然

镇住了局势。他多半能在小城警察局长这个位置上，一直干到二十年后主动退休。

艾略特点了点头。“嗯，算是他特有的那种戏谑式威胁吧。”

塔克语气平直地说：“凯莉，你和派恩分别说说，你们对这场谈话的看法？”

山口的发言干脆利落，直击要点。她总结道：“我认为这不过是科里安和米尔斯教授之间的私人恩怨罢了。我觉得科里安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想接近米尔斯……教授。”她立刻加上了职称。虽然山口不想要艾略特参与这个案子，但也没忘记他是自己上司的伴侣。每次挑战艾略特时，她几乎都会加上一句“恕我直言”。“他从你的反应中获得快感。你越是不动声色，他反而越想刺激你。所以你离开时，他发出了那句最后通牒。”

最后这一点，山口说得没错。艾略特心里清楚，自己的冷静让科里安很恼火，激得他恨不得冲破束缚、掐死艾略特。但这并不代表科里安说的就是假话。奇怪的是，看完录像后，艾略特反而开始担心，或许科里安说的确实是真的。

塔克点了点头。山口的观点契合他的推测。“派恩警探？”

“我同意山口探员的看法，科里安确实是想借此接近米尔斯教授。但是……”派恩看起来有些歉意。

“但是？！”桌旁至少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追问。

“就算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刺激米尔斯教授，也不代表这些话就不是真的。毕竟，受害者的部分尸骸目前下落不明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；而且我们之前也怀疑过，科里安有可能并不是单独作案。”

“确实怀疑过，但也已经排除了。”山口说。

“有任何证据能证明科里安有一名同伙吗？”说话的是金郡治安官办公室的那位郡警。艾略特不记得他的名字了。他年近六旬，是在场者中资历最老的一位，身形瘦高，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，留着两撇翘八字胡，活像西部片里的牛仔警长。“除了这些推测，我们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派恩说，“没有任何证据。”

沃尔说：“他手里肯定藏着什么，或者说，他以为自己藏着什么。”

马奎西转向艾略特说：“我很感谢你为这案子所做的一切，但你的参与，很有可能让本就错综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棘手。”

“也有可能，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，比我今天下午走进那间审讯室之前更多了。”艾略特回道。

塔克快速而阴沉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说得也有道理。”马奎西转向众人，提高音量说：“如果米尔斯教授的判断是对的，科里安真的有同伙——”艾略特本想插话，说明自己其实还没下判断，但想了想，还是决定让马奎西主导为好，“——那现在这对科里安有什么好处？他是不是想靠供出同伙，或者说假意供出同伙，来为自己换一条命？”

华盛顿州的死刑判决处于暂缓执行状态，但现实是，一旦政治风向转变，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就会被重新推上刑场。

众人一时都没了头绪。

最终是山口打破了沉默：“假设真的存在另一名参与者，他的动机可能就是简单的怨恨，不想独自一人下地狱。”

马奎西问：“有没有迹象表明杀戮仍在继续？”

派恩说：“没有。但年轻男子失踪的案子屡见不鲜。我不敢肯定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在案件办理的初期就发现其中的模式；就算真的存在模式，我们也未必能阐述清楚。”

艾略特听得越久，就越确信，他最好私下跟塔克讨论自己去科里安旧宅的那趟行程。鉴于塔克没有主动提起这件事，他可能也是这么想的。

不过那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科里安曾雇过一名园丁，而那位园丁似乎曾把一位邻居吓到，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

“只是为了论证，如果真的有个同伙，”艾略特开口道，“这人很可能没有作案的主动性、能力和手段，没法在科里安缺席的情况下单独行动。但这并不代表，他之后不会慢慢上手。”

“再次恕我直言，”山口开口道，“你毕竟不是行为分析组[4]的人，你的专长领域是民权侵害和国内恐怖主义。”

行为分析组正是所有犯罪剧里都会出现的那种随叫随到、纵横全国、专抓连环杀手的牛逼侧写师的原型。但现实中并不是那样，除了像组长山姆·肯尼迪那样的传奇人物，行为分析组的探员几乎很少离开匡提科总部。

“我还真不知道这一点。这是真的吗？”马奎西问道，又一次担忧起来。

“是的，”塔克说，“这是真的。”

这确实是真的，但塔克也清楚，艾略特接受过暴力犯罪方面的交叉训练。作为基础能力，FBI的交叉训练向来搞得很好，而暴力犯罪永远是基础中的基础。

更何况，民权领域的争斗，同样可能充满危险，甚至是致命的。艾略特下意识地揉了揉膝盖。

“是啊，但他说得有道理，”派恩突然插话，这样表态明显让他很不情愿，“米尔斯教授的判断是对的。就算我对连环杀手的了解不算多，也知道他们的作案手法会随着时间演变。如果真有同伙，那人很可能只是一个——一名学徒。或者门徒之类。那人说不定正在物色新的搭档。”

“也可能他已经金盆洗手，从此销声匿迹了。”塔克说。“就算这名嫌凶真的存在，他也很可能早就离开了这一带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不信什么秘密同伙的说法。我觉得凯莉说得对，科里安的目的就是想跟米尔斯教授纠缠下去。而我也认同米尔斯的观点，科里安或许是想把这一招当作谈判筹码，以要求免除死刑。”

“这绝、不、可能。”马奎西说。

塔克接话道：“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会对我们的庭审造成什么影响？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”

“首先，我认为有个问题必须要认真考虑，那就是米尔斯教授是否继续参与本案，”山口说，“尤其是在他今天收到威胁后。”

“同意。”塔克说。

这俩是事先排练过，还是天生就这么默契？这种二对一的局面在意料之中，尽管艾略特和塔克就这个话题已经反复讨论过多次，但依然让人恼火。艾略特定定地看着塔克，塔克却视而不见。

“现在让米尔斯退出为时已晚，”派恩表态，“这是我的个人看法。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科里安说的是真的，我们都需

要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。”

“米尔斯教授已经离开一线两年了，他既不是分析师，也没有犯罪心理学的相关背景。让他去解读科里安的行为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如果我们凭借科里安对一名平民顾问的病态依恋去试错，很可能会搞砸我们的庭审。”

塔克那双蓝眼睛再次与艾略特对视。目光里没有挑衅，一点也没有，只有钢铁般的坚定。艾略特瞬间明白了塔克的心思。他之前没能说服主管探员蒙哥马利不让艾略特加入专案组，但如果他能让专案组其他成员达成共识，认为艾略特的参与会不利于案件，即便是像蒙哥马利那样管得事无巨细的上司，也会选择退让。

艾略特说：“好吧，你们总把行为分析组挂在嘴边。据行为分析组组长山姆·肯尼迪的说法，如果想要科里安开口，就找一个他愿意与之开口交谈的人。而眼下，这个人就是我。对吧？”

塔克没有回答。他俩心里都清楚这是正确的。他俩也都心知肚明，搬出行为分析组不过是塔克在放手一搏，他想找一个冠冕堂皇、不带个人立场的理由，将艾略特拒之门外。

派恩说：“科里安想、要、的是米尔斯。自从那晚被捕后，除了律师，他只和米尔斯一个人说过话。我们必须保持这条沟通渠道的畅通，更别说可能还有另一名参与者尚未被捕了。”

“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”马奎西说，“我们可以把米尔斯教授当作筹码。如果像大家认为的那样，科里安想接触米尔斯，那么他就必须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否则，就别想跟米尔斯说上话。”

艾略特已经预想到这个方案会出现的种种问题，可还没等他开口，沃尔局长就先说道：“我觉得这件事应该由米尔斯自

己决定，他了解科里安，比在座各位都更了解。而且，那个走进审讯室并最终让科里安开口的人，也是他。”他那双绿色的眼睛看向艾略特，眼神有些古怪，带着几分同情。

那位郡副警长.....叫什么名字来着——达蒙？丹农？差不多吧——说道：“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抢在科里安的律师让他闭嘴之前，从他口中套出所有有用信息。一旦律师听到风声，一、定、会那样要求他。”

“那是肯定的，”派恩说，“真没想到这次我们竟然能顺利让米尔斯进去。”

山口看向塔克，塔克看向马奎西。

马奎西耸了耸肩。“我尊重在座各位的专业判断。如果米尔斯教授愿意再入狮穴，我没有异议。”

塔克用那双蓝眼睛看向艾略特。“你决定。”

“我参与。”艾略特说。

[1]union-blue，美国内战期间，北方联邦军所穿的军服颜色。

[2]J. Edgar Hoover，1895-1972年，美国联邦调查局（FBI）改制后的首任局长，亦是该单位任期最久的局长。

[3]同族食人（Endocannibalism），指发生在部落或家族之中的食人行为，一般源于殡葬传统或医疗目的，或者迫于极端情况，比如饥荒。异族食人（Exocannibalism），指食用其他家族、部落或民族的人，通常是战俘，或者单纯以食用为目的的捕猎。

[4]Behavioral Analysis Unit，缩写为BAU，是FBI

下设的一个部门，旨在运用行为科学分析来协助犯罪调查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